

內 容 介 紹

本集所輯的十個短篇，是近年來發表在武漢市『工人文藝』上的比較優秀的作品，都是工人的創作。這些作品，都是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實際感受，從不同的角度上，反映了勞動人民對新社會的熱愛與歌頌，也刻劃了他們日益成長的新的道德品質。

江 邊

郭業勤等著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）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第一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新新印刷廠印刷



書號：014·787×1092¹/₃₂開·35²/₁₆印張·49,000字

一九五四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6,000

目錄

走在洪水前面的人（李偉初插畫）	李多修 一
百年大計（換烈插畫）	李多修 二三
江邊（湯文選、林木插畫）	郭業勤 三五
車工姑娘（方既插畫）	朱傳華 三五
在前進的道路上（湯文選、林木插畫）	關健 四七
回家（湯文選、林木插畫）	郭業勤 五六
棗樹的故事（湯文選、林木插畫）	關健 六四
前途（惠民插畫）	李雙壽 七五
我和順英（湯文選、林木插畫）	袁步凡 八六
兩相情願（湯文選、林木插畫）	錢士年 九五

後記

走在洪水前面的人

李步修

這是一個正趕上寒流侵襲的夜晚；天空是漆黑的，落着漫天大雪，狂風呼嘯着，似乎要把地面上的一切都連根拔去。

夜已經很深了，街上沒有一個行人，那些高大的建築物的窗戶也閉得緊緊地，窗口透露出的最後的一點燈光也滅了。整個武漢好像都在用沉默來抵抗這暴風雪的襲擊。唯一例外的就是漢水鐵橋工地的人們，他們在大風雪中，仍然堅持工作。

來自探照燈的一股股巨大的光芒，穿過那顫動着的、雪片組成的紗網，射到水流激起的浪花上，反映出刺眼的光芒；燈光照耀下的工地，給人一種比白天更強烈的印象。五號墩的打樁汽錘一下一下有力地打着，發出沉重的聲音。河中間的吊船像小山砲似的伸出鐵臂，在它下面正懸空掛着個十幾公尺高的打樁鐵導架；架子上繫着一個穿着藍色雨衣的人，正在高空的風雪中幹活。在他下邊，一羣人緊張地仰着頭注視着他的動作。

『小心點！老劉！』一個指揮操作的人喊着。

正在上面緊張工作的老劉，沒有回答。他半截身子都探在架子外，右手拉着鐵架，左手正用鐵鉤鉤着在空中搖擺着的射水管彎頭，就像在雲梯上表演雜技一樣。

雖然老劉捆了安全帶，但猛烈的暴風不停地向他颳來，使他的右手不能不用勁拉着鐵架，那射水管彎頭偏偏不聽調度，老是打鞦韆似的擺來擺去，人在這高架上，比不得平地，想翻個身都困難。好不容易把它鉤住了，準備把它和下面送樁內的射水管碰頭，誰知剛剛對準一下又錯開了，老是接不上。

『怎麼了，老劉？』下面工長發啞的喊聲透過風雪送到老劉耳中。他一聽人喊，心就更急，越急越搞不好。夾着雪粒的大風打得臉上發麻，藍色雨衣上撲滿了雪花，鐵架上也結了層凝冰，手脚都僵了，更不好使勁。只聽下面又有人喊了：『先下來吧，下來烤烤火！』

隔着這一大片飛舞的雪花，老劉看不清下面人們的臉，可是他心裏明白，大夥都非常關心他的工作，大家只等他把這管子一接妥就好動手打樁了！眼下這激流的河水聲像警鐘樣的響着，桃汛就快來了，這河中心的五號墩是非要在汛前搶出水面不可的，要不，就會影響全部工程的進行。不能下去！情況不允許他下去！他停止了一下

工作，活動活動凍僵了的手指。在這一刻間他特別感到大風的呼嘯聲和江流的澎湃聲，他雖然沒有低下頭望，但感到了下面同志們緊張地、焦急地注視着他的眼光。他用勁伸出手，把握着的鐵鉤去鉤那在空中搖擺的射水管彎頭，他用力注意捕捉它，要它就鉤。在這一瞬間，老劉的全部精力和感情都一下傾注在這笨重的機件上……。

好容易接上了，但因為管口在空中時間太久，已結上了一層冰，接得不嚴緊，又得卸下來用熱水把冰溶掉了再接。就這樣翻來覆去的，老劉一直在上頭搞了三個多鐘頭，才算把這傢伙接妥。

任務是完成了，可是耗費了比平時多兩倍多的時間。老劉爬下來時沒有平時做完一件工作時那樣的歡樂的心情，他覺得疲累極了。他默默地看着值班工程師。值班工程師明白老劉的心思，他只親切地對他說：『老劉，先到工棚裏暖和暖和，回頭我們研究一下吧！』

.....

值班工程師的心情並不比老劉輕鬆，他用力抽着嘴裏咬着的煙斗，在跳板上來回踱着。雪花早把他的眼鏡片弄模糊了，連眼前的工地也不十分清楚，可是他心裏十分明白，他知道工程目前正進入一個艱鉅的關頭。河水又漲了八公寸，廣播站已經第

三次播送這使人焦慮的消息了。整個工程的成敗就要看五號橋墩工程的進展怎樣。他翻開了手上的記錄本，抬頭看了看四周的工人們，他說得很慢，可是聲音很沉重：

『……用機械打樁，我們都是生手，困難是必然的。但接一個射水管就得花上三四個鐘頭，一個工作日就去了一半；八小時只打下八公尺的樁……我們能讓洪水把我們撇在後面嗎？大家想想……』他的眼光透過深度的眼鏡片，不時落在老劉黑裏發紅的臉上；他對這個中年結實的工人是熟悉的，曾經和他在一起搶修、架橋，幹好幾年了。他一向不懷疑老劉的技術和勇敢、毅力。他是個老帶着笑容，一個溫和謹慎的人，可是這次老劉總覺得他的眼光裏有點什麼東西似的，是責備嗎？不完全是，即使是，也是一種善意的責備。但這種眼光使老劉感到痛苦。事實明擺着：接一個射水管就費三四個鐘頭！儘管是在這麼困難的條件下，但工程是不能等這些的，老劉無法原諒自己……。

下班了，老劉隨着大家拖着疲乏的脚步回到宿舍，隨便洗了洗臉，就朝牀上一躺，望着天花板發愣。躺在隔壁鋪上的工長老王也只是深深嘆了口氣，沒出聲。

他們倆是多年的老夥計；他們一起跑過不少地方，一起架過不少橋。這次，他倆是剛剛架完了湘江大橋，被調來支援這社會主義建設工程的。

在離開湘江工地以前，大夥就聽說過：『長江大橋是五年建設的重點工程！』
『是東方第一座大橋啊！』『都是用新機械施工哩！』多少人日夜都盼着湘江大橋完工後，能去參加這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工程啊！到歡送老劉他們走的那天，那場面是多麼熱烈動人啊！有人甚至流出了眼淚，後悔自己平時的工作沒有搞的很好，沒被選上。有人羨慕地說：『老劉，看你們的囉！』老劉也壓抑不住心裏的高興說：『我老劉搞了這多年的橋，這趟算是趕上了！大夥別急，像這樣的社會主義建設工程以後多的是，都能輪得上哩！』最後大夥對他說：『老劉，我們就等着你的喜報啦！』老劉興奮透了，嘴上雖不好說什麼，身上可是一身的勁，感到又是光榮，又是驕傲。……

想到這裏，老劉又記起在舊社會架橋時，有次拉樁錘的繩子斷了，把自己的腿砸壞了。別說沒有診療費，反倒挨了監工一頓罵，害得在牀上躺了兩個月。還是虧得老王出去張羅幾個錢，才沒餓死。如今，算是熬出了頭，打樁用機器，住的新工房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，可是偏偏自己又不爭氣！……『接一個射水管就花三四個鐘頭！』……

眼前的，過去的，這一串串的事情像走馬燈似的在腦子裏打轉，他突然從鋪上坐

了起來，大聲對老王說：『老王！這不像話！』

『什麼？』也正在想着什麼的工長驚奇地問。但立刻他就意識到老劉是指接射水管的事，可是他還沒有理解老劉說這話的心情，就回答說：『洩氣了？』接着又斬釘截鐵地補充了一句：『放心！任務一定要完成的。』

『誰不知道，橋墩要搶不出水，我們的工作等於白搭。』老劉更煩了，把兩手一攤：『可是接一個射水管就費這大功夫！』

平時性情很急躁的老王，這時却很冷靜。他遞了一支煙給老劉，自己也點上了一支，然後深深吸了一口，眼睛望着從嘴裏緩緩噴出的灰色的煙圈，對老劉說：

『老劉，加固黃河鐵橋的模範組、荊江分洪的勞動模範、架湘江大橋的優秀工作者，咱們都上了榜。多少陣勢都見過了，也沒聽咱們老哥倆叫過一聲苦。遇着困難的活不走在前面，要咱們六級工人幹什麼！掛個勞動模範的牌子又有啥味道！』說到這裏，他用力抽了口煙，不等對方插嘴又接下去：『現在問題就是怎樣縮短接射水管的時間，勻出更多的時間來打樁。老劉，你爬在上頭搞了幾天，該瞧出了點門道，你看該咋辦好？』

『咋辦？』老劉張大了眼睛望着這位老夥計。『好像我倒是有法兒不往外掏似

的！」他心裏想着，可沒說出口。但他馬上又想到是錯怪了老王，誰不是在爲接射水管的事操心呢！他沒說什麼，老王也一個勁在抽煙，兩個人都浸在沉默中。

屋裏人全睡了，只聽見均勻的鼻息聲和外邊的狂風的吼叫聲。半晌，工地廣播站又開始播送『我們要和时间赛跑』，嘹亮有力的歌声打破了這深夜的沉寂，它比白天聽來更洋溢着蓬勃的、奔放的熱情，像一股暖流在這暴風雪中沖激着。

『一定要爭取時間！』老王低低地，但有力地說了一句。

『時間！』這兩個字像在老劉心上猛然扎了一針；不錯，一定要爭取時間！在這裏，人們是以秒針的轉動來計算時間的。老劉腦子裏突然升起了一片洪水的影子，它像一羣狂奔的野馬，漲呀！漲呀！……『趕上它！』『趕上它！』這三個字在他眼前愈來愈大，愈來愈大了！……

每當老劉在十幾公尺高的鐵導架上操作的時候，他是以機器的主人的姿態自居的；你看，只要把那像自來水管一樣的龍頭開關一擰，射水管的水立刻把土沖出個深洞，樁就沉下去了。椿頂噴出像噴泉般的瀑布。再加上六噸重的汽錘，一下下落在管樁上，管樁就好像玩魔術似地鑽下去了。……再看看四圍：高聳的紅色的『德立克』扒桿把沉重的鋼筋混凝土管樁輕巧地、平平穩穩地送到打樁工人的手上；吊船上伸出

的鐵臂和岸上穿梭似的在軌道上往來的斗車交織成一幅多美的畫面。那一幅豎在河邊的毛主席的油畫像，他那指向社會主義遠景的手，在老劉看來，就是指着自己，指着全工地的人們！

老劉在這高架上不但看到這一切令他興奮的勞動場景，他的眼睛還能看到這大橋完工後的情形：看！長長的火車滿載糧食、器材，在橋上駛過，南北兩岸工廠的煙囪冒出的黑煙，和火車上冒出的黑煙聯成一氣了；他甚至還似乎看到那一系列疾駛的列車上，有個小女孩在窗口朝自己揮動着她的小手呢！他立刻覺得自己——一個普通的打樁工人，是多麼值得驕傲，自己所負的責任又是多重大啊！

在生活中，他也經常陷在這種感情中：你看，漢水兩岸日日夜夜站滿了參觀的人羣，他們的眼光是那樣親切地注視着工地的每一個工人，那眼光是包含着多大的期望和關懷。記得有一天，一羣少年先鋒隊員們冒着大雪來慰問他們。一個小女孩天真爛漫地撲到老劉懷裏喊他：『伯伯！您爲我們辛苦了！』她行了個少年先鋒隊的隊禮，然後墊起脚尖給他圍上了最榮譽的紅領巾，那鮮紅的領巾被風吹得飄動着，大雪一映，就像一股熊熊的火苗。……

憑什麼接受人們親切的關懷，接受孩子們崇高的尊敬呢？工作才開始不久，一個

接射水管的問題就難倒自己嗎？工程師的眼光、工長老王的話、湘江工地上歡送的場面……一下都湧到他眼前來了。『堅決克服它，一定想出辦法來！』他咬着嘴唇暗暗對自己說。

一連好幾天，老劉都在捉摸這問題，一吃過飯就坐在牀鋪上用筷子當射水管比畫着。有時找工程師和老王交換意見，一點點想，一點點揣摩着。

他天天觀察，想找一個不用登高作業在地面上接射水管的辦法，要能成功就省時間不少了。可是射水管同管樁一般長，加長了打樁不方便。

爲這他苦惱了兩天。那天中午他又蹲在地上找了根細木籤在沙土上畫着，想着，一不留心把木籤折斷了，他把斷的那截隨手撿起來，移接到上面。忽然，他發覺木籤還是原來那樣長，這平凡的事情一下打動了他的思想，他跳起來，像撿到寶貝一樣，飛快跑去找那位值班工程師。

『從管樁內拿出一節短射水管移接到送樁上，總長度不變，而樁的射水管變長了露出樁外，彎頭就可在地上先接好，你看這多省事！』老劉蹲在地上一面畫着一面解釋自己的意見。



這平凡的事情一下打動了他的思想，……

工程師蹙緊了眉頭，一口口抽着煙斗，仔細聽着老劉說，聽完了，自己也在地上畫着。半晌，他抽出嘴裏的煙斗用力拍了一下老劉的肩膀：『有你的！老劉，你這下算找對了！你這是應用了某數同時加一數減一數其數不變的數學公式！』

他幾乎是喊出來，那雙因這陣子着急過度而變得發暗的眼睛也一下變亮了：『好！我馬上再和他們研究一下就照這辦法實行！』

老劉的建議在工地各打樁組推廣了。老劉試驗的結果就使接射水管的工作提高了四倍的速度。

冬天過去了，春天把漢水兩岸抹上了淡淡的翠綠色。橋墩安然地在水面上排列着，等待着架上鋼樑。老劉望着這幾個橋墩，他登時充滿了極大的、莊嚴的、幸福的感情，他看了看脚下激流的江水：『哼，看看咱們到底是誰把誰撤下了！』

（李葆初插畫）

百年大計

李多修

那座正在拼裝中的紅色鋼樑，聳立在拼裝工場綠油油的草坪上，在太陽的照射下發出耀眼的反光，被那湛藍的晴空襯托着，就好似一道美麗的長虹。

雖然是初夏天氣，但在這鋼樑上工作的鉚釘工人們，汗水已把藍工作服都濕透了。大家都在緊張地工作，只聽見「咯咯咯……」的清脆的鉚釘槍響聲，在空氣中震動着。

鉚完了四十多個橫樑上的鉚釘之後，周師傅從鋼樑上下來，放下了那支沉重的鉚釘槍，坐在地下，一面拭着額上的汗水，一面掏出一支煙，劃上洋火，深深地吸了兩口，舒坦地吐着。論年紀周師傅今年已快五十歲了，可誰也看不出他有這把年紀，尤其是當他幹活的時候，那雙端着鉚釘槍的手臂上，一塊塊凸出的肌肉隨着鉚釘槍跳動着，就像正在發射時的機槍手的雙手一樣充滿着力量。

周師傅快抽完一支煙了，正打算再去幹活，忽然看見他徒弟小馬氣呼呼地跑到他

身邊，嘴嚙得高高的，狠狠把帽子往地上一摔，一面用袖子亂擦臉上的汗。他這副神氣倒把周師傅弄糊塗了。

『小馬，你又跟誰鬧意見？』周師傅一向頂疼他徒弟的，以為他一定又是和誰鬥氣了。

小馬仍是憤憤地說：『師傅，您哪兒知道，昨天我們綁的釘子差不多十個裏頭倒有兩三個給畫上了白圈，不合標準呀！』

周師傅眉頭一蹙，把煙頭用力往地下一扔：『什麼？又要返工？他怎麼盡會挑毛病。』接着用腳狠狠地把煙頭踏滅了。

『當然要返工囉！』小馬也一肚子不高興，咕咕囁囁地接着說：『王領工員說辦得像一些打傷了的美國兵一樣，個個歪頭歪腦，再不就是鏽釘頭小，哪兒曉得上緊密。他說了，非剷掉重辦不成！』正說到這裏，領工員王康過來了，小馬也就把話打住，沒再往下說。

王康拿着檢查鏽釘的小釘鏗走過來，向老周師傅倆打着招呼說：『老周，你在教徒弟啦！』接着取下嘴裏腳着的煙斗笑着對小馬說：『對！邊做邊學進步才快。』

周師傅望了老王一眼：『像我這樣的人，還能教好徒弟呀！』王康和老周是打小



『我說老王，那幾個釘子有什麼要緊，……』

就在一起作學徒的，對他的脾氣早就摸透了，一聽這話裏頭有骨頭，認爲準是爲了自己檢查他的活兒，找出毛病了，惹得他不痛快。他仍是和顏悅色地說：『你的小馬能抵上三級師傅幹活，這不虧是你帶出來的？』

『算了，你別挖苦我了！』老周一肚子不高興，剛冒出了一句，又蹲了下來忍着氣用商量的口吻隨便地說：『我說老王，那幾個釘子有什麼要緊，保險過火車的時候鐵橋垮不了！』

王康聽他這麼一說，望了望小馬，也走到周師傅跟前蹲下來，輕言細語地對他說：『老周，可不能這麼說。今年五年計劃開始，這是百年大計，什麼活都得質量第一，咱們得細心檢查，不能讓敵人隱藏……』周師傅本來就不願意聽下去，又一聽他說『敵人』，就憋不住氣了，猛的一下站起來：『別在我們跟前賣這一套！幾個釘子又會礙好大的事，你非讓我們返工重鑄！前次返工，你害得我險些交不了任務，你這是安的啥心眼？』王康看他冒火了，雖然明知對方沒理，還是平靜地說：『老周，咱們老哥倆，會對你有啥過不去的？我做事從來沒袒護過誰，份內的工作就得負責不是？』周師傅聳了聳鼻子：『嗯！老王，咱們可是打小就在一塊學徒弟挨打受罵倒夜壺熬大的，如今算是都出了頭。自己弟兄可不用轉彎抹角說話，你要還有點情份，就別專找我的岔子。』王康聽他這一說，想了一下，朝煙斗裏裝上了一斗煙，慢慢地掏出洋火來：『咱們弟兄情份可不是在這上頭。你說得對，今天咱們熬出了頭是不容易，你可不能忘記今天是給誰幹活，提高質量不也是爲了咱們工人自己，這咱們還能捏着鼻子哄眼睛！老周，你可千萬別動火呀！』

王康這一說，周師傅瞧着自己徒弟在跟前，雖然自知理屈，臉上又有些掛不住：『誰敢跟你動火呀，你是大領工員嘛！』